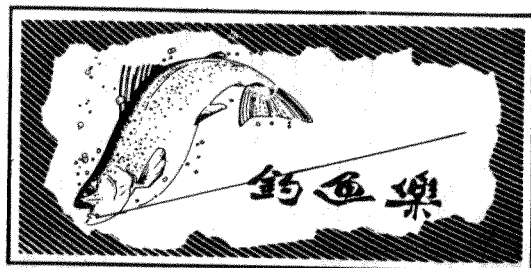


「傍船鷗鷺欲相親」



# 釣竿如在手便可上漁舟

歐陽兆鵬

香港人生活在這個功利競爭的社會裡，衣食奔走，為名忙為利忙，忙過不停，睜目所見又是一幅幅的土敏土森林，真個是利祿紛紛俗了人！

讀友們何不暫息仔肩，約同二三知己，一壺酒，一卷書，一竿綸，扁舟垂釣，泛棹中流呢？憶昔李後主有詞云：「一棹春風一葉舟，一輪細柳一輕釣，花滿渚，酒滿鉤，萬頃波中得自由！」

古人有「投竿那覓臨溪地」之說，而香港四面環海，無處不是釣魚好地方。

或謂我是初哥一名，何來技巧，「釣得鮮鱗細柳穿」呢？

朋友，怕什麼呢？「釣竿如在手，便可上漁舟」了。

試想想，船出港外，你就飽受輕風吹拂，面對悠悠綠水，兩岸青山，陽光處處，你就登時靈台清湛，什麼名權利鎖，朋儕間什麼爾虞我詐，什麼勾心鬥角，你都拋諸九霄雲外，名利兩相忘，正是「江水悠悠泛畫樓，東風何處不魂消」！

如果你是初哥，兼且運道不佳，你會大半天一無所獲，但也不要氣惱，要知此行是志在陶情治性，滌盪塵襟，前人亦有詩云：「不爭魚得失，只欲傍桃花」，陸放翁亦有名句：「舉網無魚亦浩歌」！

待到中午，烈日當空，你會有點倦意了，不妨找得溪山勝處，暫作假寐「歇眠歇盡人間念」，或者是好書一卷，水風凍處讀文書，如果放翁再世，他會讀你一句：「泊舟大似非凡」。

門水道與娥眉洲對峙，乃吉澳海域內之第二大島。

此洲分東西兩部，由一狹窄地頭相連，如兩島焉。西部較小，橫直均約千碼，有一高峯，名七樹環頂，高四百呎，山南麓與紅石門相對處有老沙田廢村，海邊有一大榕樹，極具形勝。西岸舊有養珠場，今已廢。東部極大，長二千碼，寬二千七百多碼，最南端有小村，內有漁民子弟學校一所，惟居民不多，村後山坡陡直，上立一高二百五十呎之山崗，東向伸延，稍北為一谷地，谷內多荒棄農田，北部又起一峯高五〇六呎，為島上主峯，主峯東南山麓下有一大灣，稱東灣，為此區兩大可供嬉水之大海灘之一。年前此島有野牛羣，乃村民遺棄之耕牛繁殖而成者，每於夜後聯羣至村前踐踏搶食禾菜，成為往來一患，後被人獵殺淨盡，今時再無牛踪。地頭北岸有一灣名魷魚塘，灣寬水靜，惜海灘無幼沙，近年海洋公園利用此灣為養殖海洋生物之地點。魷魚灣山咀外有小島名企眼洲，與偏西之礁石排執毛洲東西對立，為往灣洲之兩屬島。

## 烏排

烏排在娥眉灣木筏澳中，面積不大，為一長形礁石排，水退時南北長近百碼，寬約五十碼，潮退則縮至四十碼與十餘碼。岩石色黝黑，參差不平，石質堅硬，最高點在北首，為十八呎，中部下陷如盆，礁石凹凸，偏東有石高十一呎，最南端有石高八呎，雖潮漲不沒水下，岸邊海水清澈，游魚可數。

此排屹立木筏澳中偏西處，離岸約百碼，南距娥眉洲沙灘三百多碼，自高處俯瞰，如一長盆，自海灣外望，則如一浮海潛艇。

排上外望，木筏澳兩山咀左右如鉗，羊洲矗立於左，吉澳之雞公頭山脊橫封海面，雞公頭危崖及飛鼠岩全景展露，右方視野直透大鵬灣北，一列長伸之淡淡山影。

近景則娥眉東脊，由低而高，蜿蜒起伏，直指娥眉灣沙灘上方，山腳白沙數處，灣中水靜人稀，恬適宜人。

此區以烏排為名之礁石排有三，一在往灣東南，面積極小，離岸只一三〇碼，又名烏洲排，因戶洲本名烏洲，此排近烏洲故名。另一排在西流江西，貼近海邊，離岸只十多碼，為一平石排，潮漲半沒水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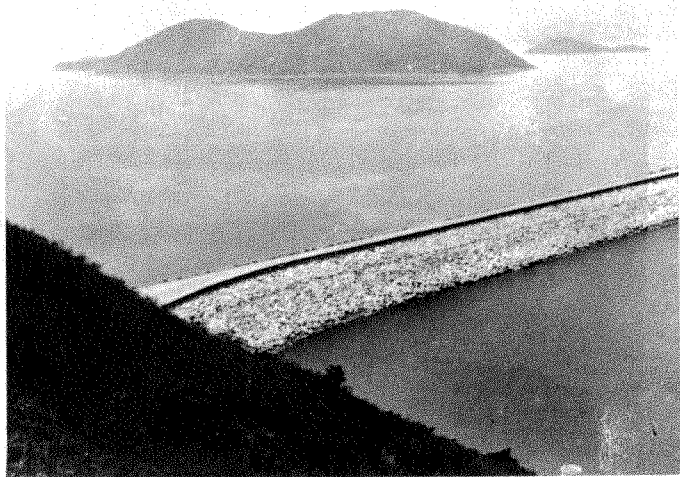
白沙洲在吉澳與娥眉洲東首海中，為吉澳羣島最東一嶼，略呈三角形，北寬南窄，北首長二百六十碼，南首只有六十多碼，南北兩端相距三百七十碼。最高處在島中偏東北，為二〇八呎，西北坡及南坡平緩而東坡陡斜，主峯東首有一近百呎之懸崖，崖下海岸曲折多洞穴。

## 白沙洲

此島岩石成層成塊，半似平洲半如鴨洲，西岸岩石似由岩漿急凍而成，島北危崖聳立，如野獸伏半山，令人不敢迫視。山坡全為短草，山頂有灌木叢，山脊緩順南降，岩石多呈層狀，海邊石岸插入於水，多小穴，一處內陷如座，可容一人，間有斷岩，水漲即不能橫過。

山頂外望，大鵬灣煙水茫茫，平洲獨牛隱隱可見，赤洲塔門則清楚入目，西首千碼外娥眉低伏，吉澳全島展現，山脊一列橫陳，雞公頭海邊屹立，形勢雄奇，遠近諸山如黃竹角頂，如南蛇尖，如馬鞍山，如八仙嶺，如吊燈籠，如麻雀嶺，如梧桐山，如梅沙尖，如大鵬北岸羣峯，如七娘山，一一清楚可認，山海麗景，自足醉人。

此島舊誌稱霜洲，另有豬頭洲、青洲等名。豬頭云者，以其外形如一豬首，故以為名。白沙一名最費解，因島上無沙灘，故無白沙，只有一片青綠。



# 荒野筆談·野狼

## 露營奇遇記 (三) 荒郊

### 鬼影、平安夜

到達浪茄，已暮色蒼茫，但見草莽塞途，村屋三五，祇沙灘開闊大，於是選了左岸山畔一個沙地架起營帳。天已黑齊，摸索著去處理晚餐，浪濤聲忽遠忽近，蟲鳴四野，心中又興奮又緊張。幾個少年人就在此廣闊的天涯的一角，幕天席地，周遭祇是黑漆一片，充滿不可意料的危機。

不意一度電筒光由岩口照入：「你們是露營的吧？」岩口外是四個青年。我們答應一聲，心中有了點安慰，畢竟在此曠野上，還有幾個生人作伴。

「你們不要在這個岩口架營，晚上潮水會漲到的，如果需要幫助，我們就在村中教堂過夜，來找我們吧。」說罷他們便轉身離去。

我們四個人畢竟沒有曠野生活的經驗，不覺手足無措起來。岩外澎湃的浪濤彷彿即時便湧入，於是在匆忙混亂的情況下完成了晚餐，生米飯和著太多的豉油，往肚裏塞了半飽。惟恐潮水漲至，無法脫身，抱著拖得一地繩子的營帳，離開了崖角。

是時月黑風高，我們沒有了安身之所。忽如置於無垠沙漠之中，無所依歸。左面是怒吼的潮聲，右面則草莽密茂，那裏有村莊。總算在沙灘遠處見到一點火光，正如在大海掙扎時見到浮木般，我們不期然便朝火光處走去。不意火光忽然在空中狂舞，忽明忽滅。鄭君低呼了一聲：「鬼——火！」我們不約而同一齊轉身，狂奔入草莽塞途的田裏，連爬帶跑，跌倒了不知多少次，終於定下神來，大家都嚇至面無人色。是時風搖葉響，樹影為電筒光照得縱橫擺動，就在廢田上徬徨驚恐，如何是好呢！

說也奇怪，在極度恐慌而無助的情形下，電筒光照在大樹背後，赫然是一個紅色大十字架。原來給我們誤闖去廢村之前，於是高呼求救，四個青年指引我們走進教堂，才鬆了一口氣。

教堂亦已殘破不堪，我們被安排在樓下，四個青年人在閣樓不時說些為我們年齡所不懂的背語，忽而細聲商討，忽而縱聲大笑。我們毫無江湖經驗，害怕起來，莫非遇上歹人！祇好把燈芯絨營帳捲起當枕頭，把斧頭荐於枕下，半睡半醒，臥在冷入骨髓的地台上，渡過畢生難忘的一個平安夜。

翌日天剛亮，便收拾清楚，不辭而別。  
(筆者按：第廿一期同版「十年人事幾度」)



圖一

插圖(一) 大浪西灣泥涌河畔幾個落難者正狼吞虎嚥吃「早餐」，背景即為燈芯絨營外貌。

插圖(二) 當年「歷劫」回來的四行客，攝於北潭涌畔復興橋頭。左起第三人即為筆者。

插圖(三) 此圖可見燈芯絨營之簡陋情況。(攝於平洲頭岩頂)

## 露營奇遇記 (四) 九隻白

### 板與一九三七

離開浪茄，漫無目的，心中想起大浪灣，又不知如何前往，於是憑記憶旅遊地圖方位前進，過浪茄仔，上西灣山，因為一夜未眠，而行裝也實在太重，在體力不勝，無滴水粒米補充的情況下翻過西灣山。山頂見到一幅絕美圖畫的大浪西灣時，竟似來到蓬萊，心中狂喜。下得山來，已是下午三時了。於是架起我們的寶貝營帳於泥涌涌畔的松林內。(當日的大浪西灣，鮮有人知，松風朗月，沙白水清，至今還是我夢裏的王國。)

吃罷「早餐」，林鳥歸巢，斜陽映得松影斑駁。正想入營內攤開四肢，鬆一口氣。又是四個青年人——又是四個！來到營前。「你們



圖三

在此露營很危險！」聽到此語，仿如晴天霹靂，莫非又是不虞之事？

我們八個人圍坐一起，四個青年人便講述了他們昨夜此間一段「驚心動魄」的經歷。一人說：「他們有刀，有鞭，來意不善。」另一人說：「我們的糧食給搶走了。」先一人說：「相信是難民。」又一人說：「他們把刀伸入營內，我們祇有任由宰割。」又一人說：「我們現在借住村屋，為安全計，不如和我們一起吧。」先一人說：「看情形他們今夜還會重來，你們好自為之。」

他們離開後，各人手上還握著一把冷汗。經過緊急四人會議，一致通過入村求宿。於是又一把抱起拖得一地繩索的營帳入村。村屋是村長所有，吃晚飯後，村長醉薰薰的來到，為人熱情，純真，笑容可掬。還連忙到祠堂中去取來一副麻將。沉靜的鄉村夜裏，我們在火水燈下地上搓麻將，卻摸出了九隻白板，歡



圖二

笑聲中，吹糊了燈，睡在地板上，可比昨夜舒適，但卻又始終無法入睡，也許枕在捲得太厚的營上，很不習慣。

早上起來，沒有再在村內留戀，便急急要奔赴歸程，回到俗世，回到各人的工作崗位，去盡自己人生的本份。

途中遇一中年獨行客，腰掛開山刀，手持軍用地圖，英風凜凜，和他談起，才知他在一九三七年便已開始山行，經歷了無數多采多姿的野外生活，後來我們提起此人，便稱他為一九三七先生。他步伐健朗，一下便把我們這幾個潺仔拋得遠遠的，看著他的背影，憧憬著那末來的自我，心中對一九三七先生起了孺慕之情。可是，今天自稱起一九六七來，還怕人笑話呢！

追憶苦況，每每反覺甘甜，追憶那次落難經歷也是如此。少年喜歡刺激磨鍊，當時也並無半分悔意，祇恨未能享受一晚睡在自製營帳的滋味，但事隔一週的元旦假期，我們終於得償所願，卻又遇上另一件不尋常事件。

(未完)



圖四